



中
华
文
化
名
人
访
谈
书
系

走近 中原文化名人

ZOUJIN ZHONGYUAN WENHUA
MINGREN

蒋 晔 编著

河南大学出版社



中
华
文
化
名
人
访
谈
书
系

走近

中原文化名人

ZOUJIN ZHONGYUAN WENHUA
MINGREN

蒋 晔 编著

河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走近中原文化名人/蒋晔编著. 一开封: 河南大学出版社, 2011. 1
ISBN 978-7-5649-0372-5

I. ①走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文化—名人—生平事迹—河南省 IV. ①K825. 4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15083 号

策 划 王四朋
责任编辑 王四朋
责任校对 谢 冰 尚 晴
封面设计 王四朋

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

地址: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
电话: 0378-2825001 (营销部)

邮编: 475001

网址: [www. hupress. com](http://www.hupress.com)

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

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 12.75

字 数 250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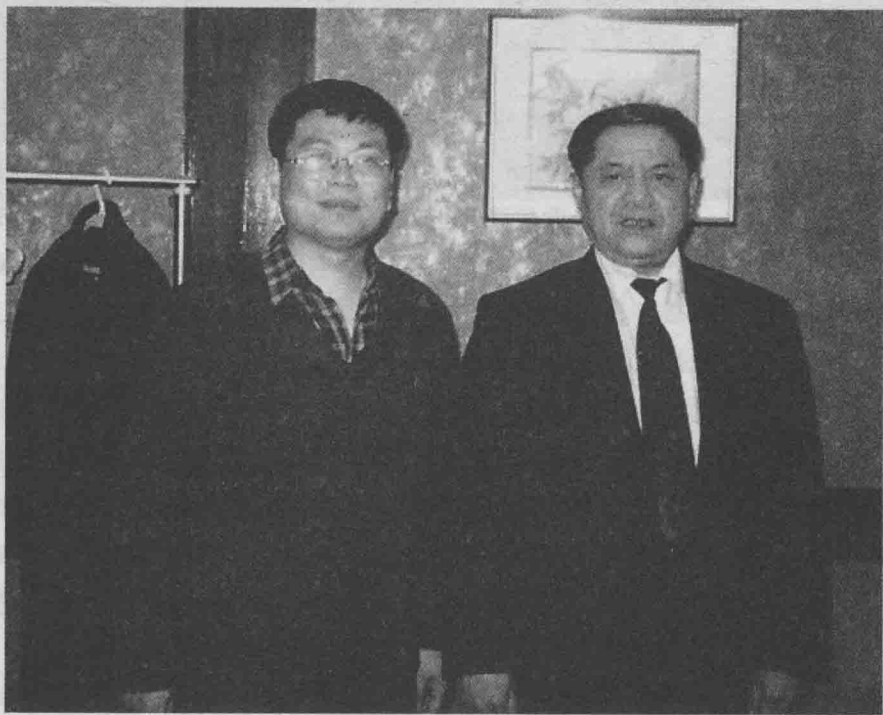
印 数 1—27000 册

定 价 25.00 元

(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)

作者简介

蒋晔，1962 年生于河南，1979 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，1983 年在河南大学历史系工作，并攻读硕士研究生。1986 年调入河南省政府办公厅，在省长办公室工作。1992 年赴新郑县委挂职锻炼，参与策划了以新郑大学城、温州招商、国际机场建设、白猫黑猫雕塑等四件事情为主要内容的影响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河南政坛的“新郑现象”，受到时任河



2000 年 3 月，蒋晔在北京香格里拉酒店拜访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于友先（右）。



2008年春，在北京301医院，蒋晔夫妇拜访河南省人民政府原省长何竹康夫妇。

南省省长李长春的肯定。其新郑探索报告获“河南省政府二等奖”，并参与编撰《中国现代史论著目录索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》等著作。

1995年开始进行20世纪500位中华杰出文化人物访问计划，现已访问300多位，其中有冰心、费孝通、雷洁琼、陈香梅、启功、季羨林、张岱年、任继愈、丁聪、乔羽、谢晋、袁世海、周汝昌、王蒙、袁家骝、赵浩生、姚雪垠、常香玉、张光直、钟敬文、本焕法师、觉光法师、惟觉法师、夏荆山居士、汤恩佳等，并在香港《世界华商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、《名人传记》、人民日报《大地》杂志、《决策与探索》、《文化时报》、《新慈善》等媒体开辟常年性专栏，著述计有上百万字，其专栏文章在社会流传量已达上千万份。出版有《我的生命中只有祝福》、《成功者访谈》、《我的心是一面镜子》三部著作，获得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颁发的“为母校赢得了荣誉”的《校友荣誉证书》。

1996年出任漯河市委副秘书长，参与策划漯河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，这一改革被国内经济学界称之为“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五大模式之一”，受到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的高度评价，并召开现场办公会予以总结。为此全国媒体发表了近百篇文章予以评论。与之同时，参与策划

“南街现象”，所发表的经济论文及《南街现象》、《漯河魅力》、《新世纪论语》等著作，引起社会热烈反响。

1999年出任双汇集团总裁助理，参与策划双汇股票上市、双汇连锁店在全国推进工作。并在河南省委、省政府组织的大型企业改革开放报告团中，作为主要成员巡讲11个地市，听众均是市地县政界及企业高层领导，引起轰动。并出版《中国实践经济学探索》著作。



2008年春节，蒋晔拜访他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的何兹全老师（右）。

策划出版了《华夏文化传世经典书法版》、《中小学硬笔写字考级标准与辅导丛书》、《小学生写字》、《中学生写字》、《书法艺术》（河南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）、《一千零一字》、《写字课本》、曲沃中学校本教材《世界智慧文化》、《中华经典文化》、《中华汉字文化》、《中华书法文化》、《中华武术文化》、《中华医药文化》、《中华道德文化》、《中华服饰文化》、《中华戏曲文化》、《中华晋国文化》、《中华临汾文化》、《中华文明起源》、《中华顾炎武文化》及《白寿彝画传》等图书杂志300余种。

1998年移居北京，现任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、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研究员、黄河科技学院客座教授，参与建设了华夏文化纽带工程专项基金、白居易基金、少林禅武医基金、汉字文化创意基金、国际保险文化基金、爱心基金、至爱无声基金、文博基金、龙基金、老子文化基金、甲骨文基金、本能论基金等工作，并推动

了一系列旨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活动，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支持。如：

① 2005 年推动郑州中华炎黄坛建设，得到原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、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榕明的支持。

② 2008 年参与推动全球最大的北京奥运会“中国印”摩崖石刻，这一奥林匹克历史的首创工程，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北京市委书记刘淇，国务委员陈至立的支持。为“中国印”摩崖石刻所写的碑记，被北京奥组委所选定，镌刻在密云县云蒙山。

③ 在 2009 年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上，推动金丝楠木版巨著《佛像典藏》81 卷出版首发，原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题写了书名。

④ 2010 年推动世界最大、高达 59 米的老子铜像在洛阳的落成祭拜大典。

⑤ 2010 年与香港中华佛教文化院、凤凰卫视一道，共同推动主办首届中华佛教宗风论坛。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予以高度评价。

⑥ 2010 年参与推动首届两岸汉字艺术节。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给予大力支持。



2009 年 11 月 29 日，蒋晔在香港拜望 92 岁的觉光法师（左二）。

序言：生命的探索

蒋 晔

河南大学是我的母校，河南大学出版社王四朋主任是我的老朋友，学校希望出版《走近中原文化名人》一书，让我予以支持，我只有服从并效力，以报母校之恩。

从1995年开始，我与李毓梅大姐便开始合作采访中原文化名人，当时我们都在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工作，采访的重点是在河南省范围，以郑州市为中心，采访的局限性由此可知。

1996年，我调任漯河市委副书记，不久，我全家又迁往北京，这样，我等于是在河南、北京之间两地生活与工作，也正是这个特殊的原因，我在北京、上海、香港、台湾等地和美国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国，开始了现代中华文化名人的访问计划。此时，已不限于在中国生活、工作的文化名人，还包括了外籍华裔。在中华文化名人访问中，因我是河南人的原因，所以，就特别想访问故乡是河南的名家。更为有趣的是这些来自河南的文化大家，大多与历史悠久、人文发达的河南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这更增加了一份天然的亲近。

15年来，我已访问中华文化名人300多位，涉及文化艺术界、学术教育界、自然科学界诸多方面，从采访的内容上，随着我的年龄增加，以及阅历的丰富，使我思考问题的角度，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。一开始，我采访的重点，集中在文化名人是如何走向成功的？此时，我的年龄是40岁之前。

在40岁之后，我采访关注的重点是：文化名人在事业上虽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，但就人生来说，却不一定过得幸福。这是为什么？功成名就、厚禄重权，却与幸福感不成正比例的关系，反而在很大程度上，为其所累。那么，什么才是幸福的人生？成功所带来的名利权色，给文化名人带来的往往是走向反面，在其成功光鲜的背后，往往是酸甜苦辣，什么味道都有。更有甚者，成功的文化名人，存在着许多不为众人所知

的绝对隐私，而这些绝对隐私不敢、也不能大白于天下，这正是苦恼之因，可以说，是人生的教训。更多的文化名人，在20世纪乱云飞渡、惊涛骇浪的军事战争、阶级斗争、经济竞争的“三争”时代，不由自主地随波逐流，走错一步棋，甚至多步棋，使短暂的人生，在痛苦中煎熬了很长时间，浪费了大量光阴，年华飞逝，生命不再，教训十分深刻。这正是我这一时期访问探索的重点。

45岁之后的近几年，我的采访向更深的人生隧道迈进，我猛地悟到一个重大话题：如果不知道什么是死，就无法探讨死前的人生如何获得幸福。人生的幸福，与对死的理解有密切的关系，不知死，焉知生！明白生死，了却生死，超越生死，才能摆脱死亡给人所带来的最大、最根本的痛苦。生死置之度外了，一切均可放下解脱了。

围绕这个重大人生课题，我开始了关于信仰体系的访问，也正是这个原因，我的访问聚集在有宗教信仰、有人类终极关怀追求的文化人物身上，我从“名人”的“名”，走向了非常名的“真人”。从外在的“名”，走向内在的“真”。读“真人”之图书、阅“真人”之神情、访“真人”之亲友，使我近些年的访问所获得的愉悦，是40岁之前少有的。这些访问，使我明白了什么是知识？什么才是智慧？什么是过眼的烟云？什么才是永恒的遗产？

人生百年，恰似原始社会、奴隶社会、封建社会、资本主义社会、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的真实体验，在更高一个水准的社会形态中、生活体验的时间越长，您就会比水准低一个档次的社会形态，获得更多的幸福。社会形态越是高级，幸福指数就越高，人生就会获得真善美、自由平等博爱的大快乐。任何一个人，谁理解了这一点，谁参透了人生真谛，谁就不会幼稚原始、谁就不当痛苦奴隶、谁就不再封建局限、谁就不被资本驱使、谁就不入社会圈套，谁就会早日进入物质极大丰富、精神极大自由的大自在、大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，这个社会就在您的心中、就在您的手中、就在您的脚下，它不是遥不可及，它不是空想、梦想，而是一种实在的存在。当您和有缘者千里相会，与有信仰者同行合作，那种工作已经不是一种职业、而是一种事业的快感，一种志同道合者的良性互动，这是无此体验者难以感知的。

我对高山大河的访问，仍在继续，因为，我还有一些困惑需要破解。这个解惑的过程非常精彩，让你感觉到一种上瘾、过瘾。我希望把这个瘾，传染给您，这个“超级病毒”，会使您超级享受。

2010年12月15日于北京紫霄园

目 录

- 冯友兰：海阔天空我自飞 1
- 姚雪垠：“无止境斋”永无止境 19
- 白寿彝：当代司马迁、司马光 29
- 袁家骝 吴健雄：龙凤呈祥的物理学家 53
- 赵 汎：道出一代人的思索 69
- 陈宪章：我们要寻找您的魅力 79
- 魏 巍：最可爱的人 88
- 柏 杨：带箭奋飞的鸿 97
- 赵浩生：因为我们还年轻 106
- 穆 青：永远不忘人民 119
- 杨兰春：《朝阳沟》之父 129
- 常香玉：中国豫剧的太阳 139
- 李 準：不倦的思想者 151
- 靳尚谊：用艺术呼唤万物之灵 160
- 张 海：黄河文化的使者 171
- 二月河：参悟人生大道 181

冯友兰简历：

冯友兰，字芝生，著名哲学家、哲学史学家、教育家，北京大学教授。1895 年生于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，1990 年去世，享年 95 岁。1915 年考入北京大学，1920 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，1923 年任中州大学教授，1926 年任燕京大学教授，1928 年任清华大学教授，后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、西南联合大学教授，并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客座教授、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，获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、印度德里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、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，1983 年后任全国政协六届、七届常委，并任中国文化书院名誉院长、中华孔子研究所名誉所长。其重要著作有：《新理学》、《新事论》、《新世训》、《新原人》、《新原道》、《新知言》等“贞元六书”，又著《中国哲学史》、《中国哲学简史》、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（七卷）等“三史”，并出版《三松堂全集》。



冯友兰：海阔天空我自飞

冯友兰先生去世于 1990 年，享年 95 岁。他这一生，不是喜剧，也不是悲剧，而是悲壮之剧，他的命运与中华民族近百年的命运共沉浮，他是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在坎坷遭遇之中，天下兴亡、匹夫有责的象征。冯先生的一生，是一部历史大片，我相信总有一天，电影巨片《冯友兰传》会问世，因为他是我们这个民族旧邦新命、走向共和、走向现代化的缩影。

一、“三松堂”的天地境界

“三松堂”是冯友兰先生在北京大学燕南园 57 号的寓所称谓，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，直到今天，冯先生及其女儿宗璞一家，一直住在此处，光阴已越半个世纪。庭园有三棵松树，挺拔青翠，生机盎然，冯先生热爱松之品格，故命寓所为“三松堂”。2008 年 2 月春节期间，我陪同冯先生的



冯友兰故居——三松堂。

弟子、清华大学教授刘鄂培先生，为筹办张岱年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，而到此拜访宗璞老师。宗璞老师二话没说，当即在倡议书上签字支持。

此时的“三松堂”，正值隆冬时令，万木凋谢，唯有那园中的松树常青，我猛地想到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”这句格言。这句格言，岂不正是对冯先生一生的写照吗？

冯友兰这一生大灾大难，没有过上几天平静安逸、可以好好做学问的日子。在1949年之前，他经历了血与火的战争。在此之后，他又深陷灵魂深处闹革命的阶级斗争。所庆幸的是，冯先生从1980年之后，到1990年，即85岁—95岁这10年，他遇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，才使他的人生圆满地画上了一个句号，他以大自由、大自在的人生境界，口述完成了他的巨著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七卷，在耳不聪、目不明的身体状态下，他要“海阔天空我自飞”。

我常常想，如果冯友兰先生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，想不开而自杀。或者身心疲倦而未长寿。或长寿而万念俱灰。那么，他的最重要的、晚



2008年2月9日，蒋晔（右）与清华大学教授刘鄂培（左）在冯宗璞家中，共商纪念张岱年先生百年诞辰事宜。

年精华著作，便不可能诞生。可以说，他的第二次学术生命，是从85岁开始的。我们扪心自问：您见过这样的老人吗？85岁还在以极大地毅力、干着自己未竟的事业。在这期间，他重病过几次，只因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未完成，他抓紧到医院治病，他甚至说：“现在治病，是因为书未写完。等书写完了，就不必治了。”临近95岁的时候，巨著写完了，他想说的话说完了，他没有遗憾了，他便说走就走了，书完后4个月，他安然离去，离他的生日只差几天。他的遗体火化那一天，即1990年12月4日，这一天正是他的生日，他是生与死、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同在一天，时间怎么会是如此巧合？他超越了生死，死对他来说，则是涅槃、重生。

他的学生涂又光讲：在冯先生生命的最后半个月，他还断断续续说了一些话。我注意到，这些话里都没有“死”字，更没有说他身后如何。我领悟到，他言不及死，是因为他心无死字。先生是超越死生的人。这就是他在《新原人》中讲的天地境界。先生之学的中心问题，是人生精神境界中的天地境界。天地境界，就是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的境界。有天地境界的人，对于死生大事的态度，是“存，吾顺事；殁，吾宁也”。

生亦顺化，死亦顺化，毫无芥蒂萦怀，所以超越死生。挨批挨斗，若无事然，照样吃得，照样睡得。不吸烟，不嗜酒。坚持锻炼身体，并有从师习武的童子功，收藏兵器的爱好。得享高寿，岂是偶然。为此，

我作了一副挽联，悬挂在冯先生遗体告别仪式的灵堂：

为天地立心，为民生立命，求仁得仁，安度九十五岁；
誉之不加劝，非之不加沮，知我罪我，可凭六百万言。



冯友兰与女儿宗璞。

冯友兰的女儿宗璞讲：“‘存，吾顺事；殁，吾宁也。’父亲很赞赏张载《西铭》中的这最后两句，曾不止一次讲解：活着，要在自己恰当的位置上发挥作用；死亡则是彻底的安息。对生和死，他都处之泰然。”

冯友兰先生是一位将天地境界视为人生最高境界、并完全融入自己生活之中的哲学家，可以讲，他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，因为他明白了生死，了却了生死。也正是这个原因，哲学的智慧让他渡过了生命中的千难万险、刀山火海。冯先生在波涛汹涌、浊浪滔天的人生大海中能够长寿，实在不容易，其根本之因，源于他的天地境界。

冯先生在其所著《新原人》书中提出了人生的四种不同层次的精神境界。即自然境界、功利境界、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。哲学的目的和作用，是使人最终达到最高层次的天地境界，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生命的永恒意义，与天地同流，与宇宙同在。这也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说的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。

有天地境界的人不必做什么特别的事情，他的生活就是普通人的生活，但对于有这种境界的人来说，这样的生活，已经有了与一般人完全不同的意义，过这样生活的人，才能真正体会到人性的、解放自由的至乐。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中的“高明”，是指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，“中

庸”是指日常生活。二者的统一，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说的内圣外王之道，也就是超越了自然和人类界限的天人合一。

人生境界说可以说是冯友兰哲学思想中最珍贵的部分。他曾说，平生立论最不可改变的就是境界说。人对于宇宙人生的觉解程度，有所不同。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的意义，亦有不同。自然境界是指人对其行为只有生物直觉；功利境界指人知其行为是满足自己的私欲；道德境界指人知其行为是利他的，是有益于社会公益的；天地境界，亦即哲学境界，指人对其行为还自觉有超社会、为天地立心的意义。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，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。



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，冯友兰（左）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岱年合影。

冯友兰与张岱年的哥哥张申府是好朋友，张申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，他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，他把罗素哲学介绍到中国，对中国产生了极大影响。正由于这层关系，冯友兰便看上了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张岱年，于是就把堂妹冯让兰介绍给他，两人结为百年夫妻。冯友兰的妹夫张岱年，对冯先生知之甚深，我在访问岱老时，他讲：

冯先生在《新理学》、《新原人》等著作中，强调提高精神境界。从他的态度、言行来看，他确已达到很高的精神境界。他的态度谦和宽温，待人接物，从无疾言厉色。50 年代，他虽然表示赞同唯物主义，但仍多次受到批判，他坦然夷然，从无愠色。当时对冯先生的批判实有过“左”之处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冯先生更受到猛

烈的冲击，当时冯先生表现了类似“见侮不辱”的超脱态度。

80年代初以来，冯先生强调《易传》所说“修辞立其诚”。有一天他对我说：“现在我赞成《庄子·逍遥游》所说的宋荣子的态度：‘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，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。’我认为是真理的，就要坚持了。”我当时对他说：这正是哲学家应有的态度，本来就应如此。其实这也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。对于冯老的这次表态，我表示深切的敬意。

宗璞老师讲：老实说，几十年来，从我的青年时代开始，耳闻目睹，全是对父亲的批判。父亲自己，无日不在检讨。现在看来，人们的看法愈来愈接近事实，这是长寿的好处。父亲曾说：长寿的重要在于能多明白道理，尤其是哲学道理，若无生活经验，那是无法理解的。

从父亲身上我看到了一点，即内心的稳定和丰富，这也可能是长寿的原因之一。他在具体问题前可能踌躇摇摆，但他有一贯向前追求答案的精神，甚至不怕否定自己，历史的长河波涛汹涌，在时代证明他的看法和事实相谬时，他也能一次再一次重新起步。我常说中国人神经最健全，经得起折腾。这和儒家对人生的清醒，理智的态度和实践理性精神，是有关系的。而中国传统文明的另一重要精神，无论是曾子“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”的愿望，或是庄子游于无何有之乡的想像，或是“我来问道无余说，云在青天水在瓶”的禅宗境界，都表现了无所求于外界的内心的稳定和丰富。

照父亲的了解，那“孔颜乐处”，是把出世和入世的精神结合起来，从而达到彼岸性和此岸性的一致。所以能“胸次悠然”。所以父亲能在被批判得体无完肤，又屡逢死别的情况下活下来，到晚年依然思路清楚、记忆鲜明，没有一点老人的执拗和怪癖。有的老先生因看不懂自己过去的著作而厌世，有的老先生因耳目失其聪明而烦躁不安，父亲却依然平静自如。其实他目力全坏，听力也很可怜。但他总处于一种怡悦之中。没人理时，便自己背诗文。尤爱韩文杜诗。有时早上一起来便在喃喃背诵：“青青陵上柏，磊磊涧中石。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”。“浩浩阴阳移，年命如朝露。人生忽如寄，寿无金石固。”他在诗词的意境中似乎觉得十分安宁。

在2008年2月宗璞老师送我一书，书中有一篇她写的重要文章《向历史诉说》，她在文章中写道：20世纪的学者中，受到见诸文字的批判最多的便是冯先生。甚至在课堂上，学生们也先有一个指导思想，学习与批判相结合，把课堂讨论变成批判会。……应该说的是，冯先生对于批

判者从来都不心存芥蒂，在家里从来没有对哪一个人表示过不满。他知道烧烤别人的人自己并不好受，而且大多后来也受到烧烤。“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”，我在父亲身上感到他充满理解与同情的博大胸怀。

他的心境如光风霁月，如晴空碧海，他“俯仰无愧怍，海阔天空我自飞”。他晚年不参加任何会议，一方面是因为身体欠佳，另一方面正表现了他看破一切、潇洒自如，“愈写愈自由”的心境。……

父亲一生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，他的头脑都让哲学占据了，没有空隙再来考虑诸般琐事。而且他总是为别人着想，尽量减少麻烦。我持家的能力很差，料理饭食尤其不能和母亲相比，朋友都惊讶我家饭食的粗糙。而父亲从没有挑剔，从没有不悦，总是兴致勃勃地进餐，无论做了什么，好吃不好吃，似乎都回味无穷。这一方面因为他得天独厚，一直胃口好，常自嘲“还有当饭桶的资格”；另一方面，我完全能够体会，他是以为能做出饭来已经很不容易，再挑剔好坏，岂不让管饭的人为难。

我觉得父亲是有些仙气的，这仙气在于一切看得很开。在他的心目中，人是与天地等同的。“人与天地参”，我不止一次听他讲解这句话。《三字经》说得浅显，“三才者，天地人”。既与天地同，还屑于去钻营什么！

父亲的呆气里有儒家的伟大精神，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，自强不息到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的地步；父亲的仙气里又有道家的豁达洒脱。乘此二气，他穿越了在苦难中奋斗的中国的20世纪。

有人曾访问冯先生，问其长寿养生秘诀，他意味深长、而又幽默地说：“不……着……急。”

冯友兰的一位同事，曾亲眼目睹了1952年对冯友兰的一次猛烈批判，他在回忆录中写道：对他最猛烈的一次批判是在1952年的“三反”“五反”运动中，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有点毛骨悚然。那次文科师生大会事先没有说是对他的批判会，但临时有社会学系的教师走上讲台，对冯先生作突然袭击式的长篇政治批判，内容无非是说冯是国民党蒋介石的“御用文人”，由蒋介石聘为家庭教师，“一贯为国民党效犬马之劳”之类。批判中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揭露，但由于批判人声嘶力竭的表情，摩拳擦掌的姿态，再加上当时群众反蒋的政治热情，气氛确是很吓人的。这样的批判会在后来，尤其在反右和文革期间，也就司空见惯了。但在当时的清华园，却是破天荒第一遭。

我当时想，发言的教师乃是一位“积极分子”，他站出来批冯一定是清华教员党总支布置的任务，冯先生自己也会意识到这是有来头的。当时他在座位上默不作声，我恐怕他会忍受不了而萌发轻生之念，所以就